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子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五)

王 守 仁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全公成文王

(五)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

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琦之使。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

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名。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遽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

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彙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賊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

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損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

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尙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持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千雷霆之怒。

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羣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

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魍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卽死而病勞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洋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歛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發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

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

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此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堯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

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撫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

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効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慚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

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尙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尙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由疏（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

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輟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叅失事官員疏（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僊屯。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曾同信豐龍南官兵相議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拏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飭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當同各官將兵分布。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湔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

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魴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截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鑑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筍。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洩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遞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洵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